

等待羽化成蝶

Waiting to Transform into a Butterfly

■ 文 / 胡薰丹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居家護理師

這一位我認識了五年的病人，五年前，他住進心蓮病房時教了我一些功課，當時我還是個對安寧療護很生疏的護理人員；五年後他去世時，再度給了我一些功課。這些功課我一直學習至今，每當我遇到難關或低潮，他的身影和話語就會浮現在我腦中。

打破原有觀點 學習有品質陪伴

剛到心蓮病房時還不知道怎麼陪伴病人，就在我自以為好心的建議病患，如何生活比較好的時候，我意識到病人對我築起的無形高牆，阿志大哥用沉默的肢體語言教我：以健康人的立基點去建議末期病人是行不通的，一個人生病之

後的所有角色都將改變，能力也改變，如何能用健康人的觀點去建議？

阿志大哥是2000年底住進心蓮病房的病人，他很簡單的告訴我：「生病之後，男人不是男人。」頓時，我知道我錯了，我不能用健康人的心態去思考，於是我開始學習有品質的陪伴，先安住自己浮動的心，才能契合病人所要的陪伴者，這是我到心蓮之後學到的第一門功課。

病人無生機 護理遇困境

隔年，阿志大哥出院了。但在2005年，他再度住進心蓮病房，這次他又用他的生病經驗，讓我明白心理師所說：

「身體的受苦帶動精神的轉化。」這句話的本身，在護理人員身上一直備受質疑，因為大部分的護理人員永遠只看到病人受苦的部分，很少看到病人精神面的提升。

阿志大哥得了口腔癌，這麼大的外顯腫瘤，嚴重影響外觀；他一直要求打鎮定劑不要醒來，他希望打



癌末病人的心情健康人很難體會，常讓護理人員照護感到吃力，然而沒有任何專業訓練的家屬，卻能用愛撫慰，達到高品質的陪伴。

已經是護理老兵的蕙丹，永遠記得第一個病人教她真實護理的意義，學會用耐心來等待生命蛻變的美麗。



鎮定劑讓他走……到底是什麼狀況呢？他已經辦了音樂告別會，他覺得該做的事都已經完成了，怎麼還活著？所以醒過來之後的目的就是繼續睡著。從入院開始，他的藥裡面睡覺的藥一點也沒減少，剛開始我以為他的身體無法撐那麼久，後來他身體變壞，腫瘤外顯得更多，我想，我們怎麼會幫不上忙呢？這樣的想法本身已存著助人者的焦慮，醫療人員企圖去治療自然的更迭，卻發現違反自然所面臨的困境。

真愛無敵 超越醫療極限

這樣困頓的等待過程中，出現了生機，那就是照顧者的陪伴。惠姊是阿志大哥的「牽手」，我常常聽到或見到惠姊的高品質陪伴。因為只要大哥的一個動作或眼神，惠姊就知道大哥的需求，

不論阿志大哥心情如何、遇到任何情況，惠姊總是給他軟言軟語的安撫陪伴，照顧癌末病患很辛苦，惠姊也因為有信仰，給她支撐的力量走下去。

2006年2月，這次阿志大哥永遠永遠的出院了。但就在陪伴阿志大哥夫妻的過程中，在他們夫妻倆的互動裡，我才真實體會到在自然的更迭中醫療的極限、也才真正了解，死亡並不是一種疾病，沒有一個醫生能夠治癒死亡，然而像惠姊一樣真心的陪伴，真正放下我們對護理既定的期待後，由衷的為病人著想，也許才是真實的護理。

阿志大哥雖然已經走了好幾年，但他是我的第一個安寧護理的老師。我們常常太急於看到結果，以致於眼光常常只看見毛毛蟲蛻變受苦的過程，但是這一次，我看見了破繭而出美麗的蝴蝶。